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JIANG ZHENQING 姜振庆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JIANG ZHENQING 姜振庆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余 谦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宋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姜振庆/刘铮主编.--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514-2522-3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9827号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姜振庆

刘 铮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1082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7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2522-3

定价:138.00元

目 录

观看《大寒》之道

汤亚辉 /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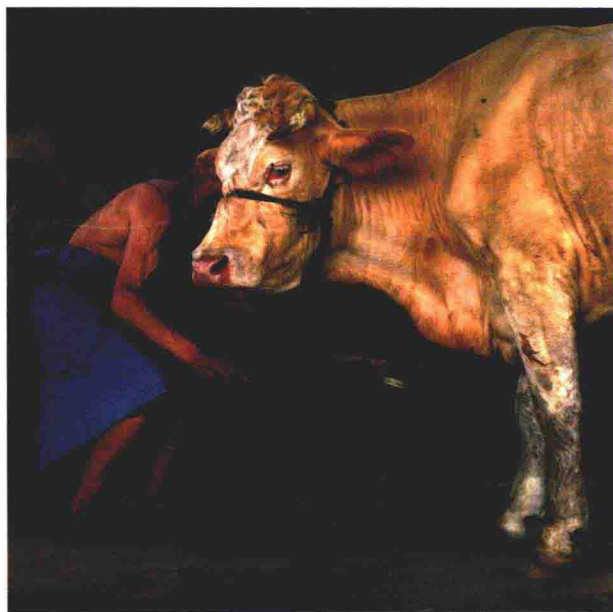
《大寒》系列 / 10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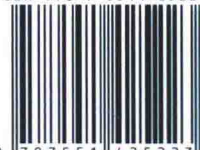
主编 / 刘铮

JIANG ZHENQING 姜振庆





ISBN 978-7-5514-2522-3



9 787551 4252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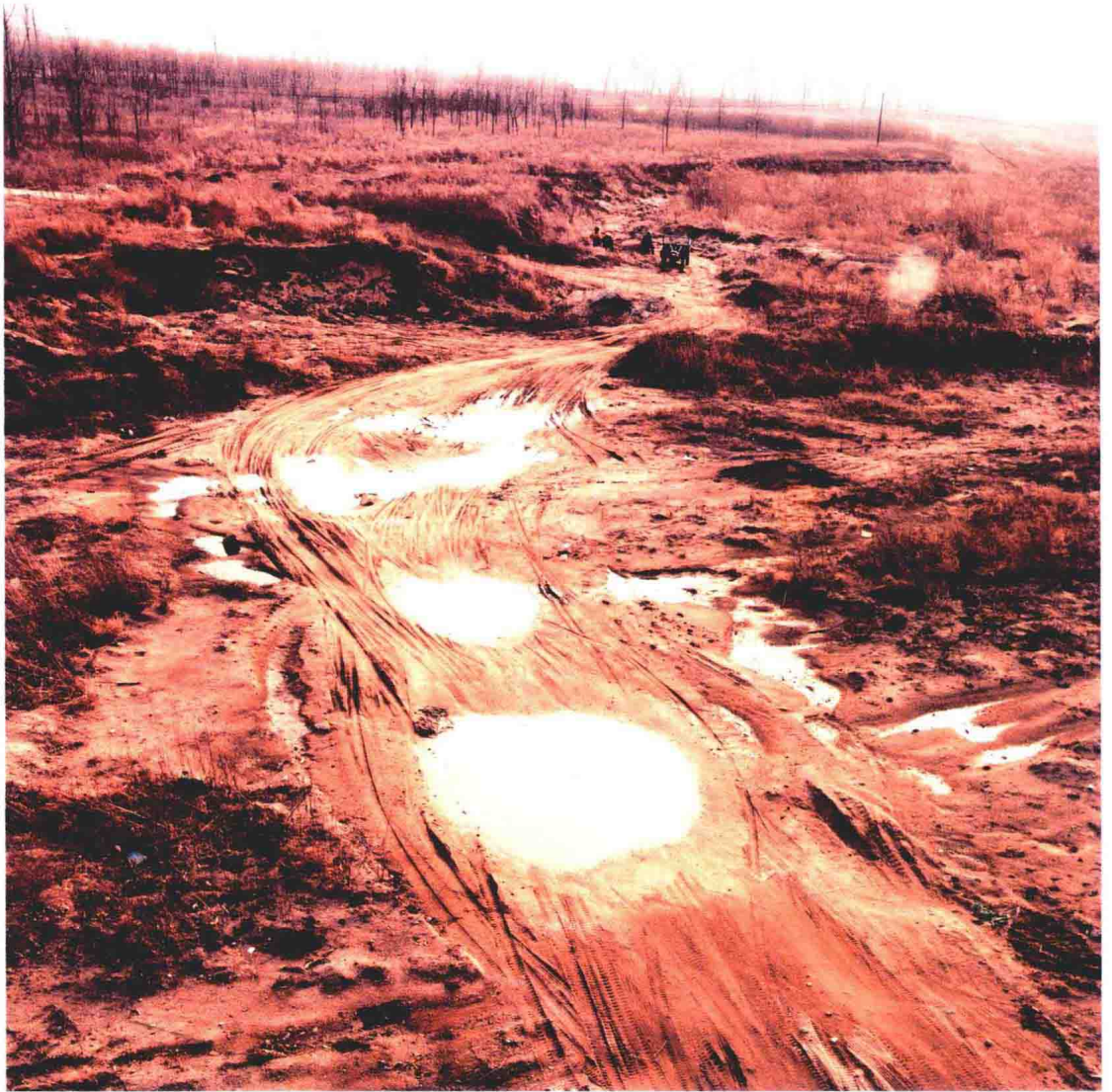
定价: 138.00 元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JIANG ZHENQING 姜振庆

 浙江摄影出版社



目 录

观看《大寒》之道

汤亚辉 / 07

《大寒》系列 / 10

观看《大寒》之道

文 / 汤亚辉(中国摄影师,摄影评论人)

以影像关注和践行农村题材的摄影活动着实不少,远的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有组织、“有预谋”的乡村田野调查行动,其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府提供了走出经济大萧条的决策依据;近的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中原、西北等地出现的主要以农村题材为拍摄内容的非组织民间行为,其社会效果虽不能与当年美国农业安全局的摄影行动同日而语,但其作为和结果同样令人瞩目。这一方面说明,以影像为介质,拍摄走进社会、关注民生的题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不论中外西东、时空变幻,农村题材一直是摄影偏重的方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仅是政府、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村工作者共同面临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有责任感的摄影师深入实际、记录当下、思考发声、刻不容缓的自觉担当。

姜振庆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年轻时在政府机关仕途平顺,偏偏拿着相机年复一年地跑到西藏去拍片。年前,看到他三十年来拍的西藏片子,我惊诧了。《高天厚土》是我看到的当代拍西藏题材最感人的照片。十二年前,姜振庆把家从大连搬到了偏远山村,我以为他图的是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式的安逸。当他把在乡间拍摄的《大寒》展现在我面前时,那沉甸甸的厚重感让人透不过气来。忽然,我明白了,摄影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因素,犹如一颗种子,只要一块土地,必将开花结果。

大寒,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是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意思。姜振庆用《大寒》命名作品,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村居苦寒》里的“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诗意,不能不说图像版《大寒》是对文字版《村居苦寒》的精神诠释,是现代艺术家以影像的名义与古代诗人的一次隔代茶叙。

是的,正是多年来身在农村,心系农民,才有了“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的感同身受,才有了镌骨铭心的大寒深意。

今天看来,多年前回乡务农的举动并非姜振庆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深入农村、走进生活、潜心创作的一次有预谋的身心践行。于是,春种秋收,夏锄冬藏,鸡鸣而起,日落而息,便成了他若干年主要的生活方式。几年后,他与乡民做了朋友,真正走进村屯,走进了父老乡亲的生活里,了解到农村的真实状况。他回城小聚时告诉我,如今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承包到户的家庭制农业生产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幅落后于城镇居民,“三农”问题依然严峻。他所在村中最年轻的农民也已五六十岁了。三十年前,他们年轻力壮,承包了土地,迅速脱贫,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儿女长大进城,收入可观,却不想回乡务农,出现了不少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再过几年,村里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种地、会种地,他们或许是靠种地吃饭的最后一代农民。

当下,政府加大力度对农村进行全面改革,大连在实施全城城市化建设中,也注重改

善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将在阵痛中蜕变，这是农村变革的一个历史性节点。真实是纪实摄影的生命，变迁是摄影记录的机遇，留下时代的印记是一个优秀纪实摄影师的职责。生活在乡村，姜振庆要用影像留下村民们的喜怒哀乐。

于是，以家居村庄为原点，以辽南乡野为视域，姜振庆开始了方圆百余里的行走。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属于他视觉表达的山野调查。不曾想，这一走竟是三年有余。三年多来，姜振庆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记录下当地农村的真实现状：村中小溪遍布丢弃的垃圾；农药瓶罐渗漏污染地下水源；老屋破败不堪，家徒四壁，糊墙的报纸能读出 20 世纪 60 年代的消息；年逾古稀的老者弯腰弓背，艰辛劳作；有的村民大病缠身，无力治疗而致残致贫；村霸、不良商贩、富二代恶行乡里；愚昧迷信、婚丧风俗异化……构成了城里人难以置信的场景。这些照片，虽然出自一隅乡上，却能代表某地农村的现状，进而可以管中窥豹，揭示中国农村的危机。

《大寒》具有震撼人心的悲怆，一定会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按姜振庆的话说：要把体验到的负面情绪转化为一种崇高的慈悲情怀与追求幸福的奋斗精神。大寒过了是立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正是《大寒》立意的主旨。

就题材而言，农村、农民是中外摄影人再熟悉不过的题材。美国著名摄影师黛安·阿勃丝说她对熟悉的题材提不起精神，只有从未听闻过的东西才使她着迷，拍摄不为人知的秘密而非公开的生活，才是乐道。但姜振庆认为，对于一个成熟的摄影师来说，越是熟悉的题材便越有挑战性，就越有可能发挥其主观表现意识而超凡脱俗。说这话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底气，这底气来自他不仅会拍照片，还会种庄稼。他两手的老茧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所以，这决定了他的照片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

姜振庆拍摄的《大寒》内容繁杂，有玉米秸子、苞米骨子、鸡鸭鹅狗、碾子磨盘（景物），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求神拜佛、宗教信仰（民俗、宗教），有屋里屋外、田间地头、吃喝拉撒、劳作休憩（生产、生活），有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人物），等等。作为组照，每组图片既独立成章，又协调统一，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这样的视野，源于作者在立题时就精心布局。在春、夏、秋、冬这条时间轴上，场景、人物、事物交替出现，不断丰富“大寒”的主题，并沿着这条主线叙述当下农村劳力缺失，从播种到收割的艰辛劳作和生息求索的境况；而蒙太奇般的场景转换，不同图片之间内容、意识、逻辑的隐匿关联，则寻求别样的视觉效果，增强了影像的理性意识；其象征、对比、比喻等手法的运用，又为观众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这便是《大寒》完整又撼动人心之所在。

《大寒》中的场景虽然笔墨不多，却让人产生独特的视觉感受。春寒萧瑟的景物，一开篇就把我们带入了场景和环境之中，铺垫出乡村衰败的语境，进而引入对父老乡亲的主体叙事。而有的“场景”则在系列影像铺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叙述得以自然通畅。

人物，恐怕是《大寒》中作者着墨较多的部分。这些肖像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说客观，是因为这些肖像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辽南乡村农民的真实存在，一个被主流媒体遮掩了的群体；说主观，是作者在面对表现对象时，其同情、怜悯等主观意识夹杂其间，呈现出冷峻、漠然和无奈的画面效果，而这一表现手法就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留下了各自的解读和想象空间。

中国在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日益丰盛的当下，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之后，与城市居民一样，乡村农民同样有回避不了的对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欲望和诉求。在《大寒》的“欲求”里，作者同样倾注精力，讲述了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个被市场经济涤荡的乡土，上演了一个经济与文化、物质与文明相互交织，进步与蒙昧相互碰撞的情景故事：不明就里参与的宗教法事活动；一隅现代表征的电视接收天线，紧邻的却是不伦不类的神像；红白喜事中的装扮与纸马纸人……这些镜头一帧帧出现，虽然篇幅不大，却格外惹眼，虽然不是辽南乡间的主旋律，却也是不能跳过的音符。这些文化和精神异化的镜头，既是作者着意记录的乡土“市井”，也表达了他对这些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这些作为视觉档案的农村影像碎片，要比不惜篇幅的文字叙述更真实、更清晰、更生动，不仅有益于当下，还将因强烈的主观色彩而被后世领会和解读，成为弥足珍贵的视觉财富。

《大寒》中篇幅较多的是有关乡土农民生产、生活和民俗宗教方面的画面。其中有的是叙事性的，但更多的是隐喻性的。如那幅拍摄于农村集市一角的照片，画面左边突兀地挂着一面大大的国旗，画面正中却摆放了一个“祖业千秋”的老宗谱，这还不够，后面还递进一张“财神爷”。国旗与老宗谱，老宗谱和财神爷，在农村集贸市场中，这样的设置摆放可能并不是当事人的有意安排，也没有什么确切意思，但经摄影师睿智的观察，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元素组合，却产生了观念性的表述。你可以理解为只有国家昌盛，小家才能祖业千秋；也可以解读为在浮躁的背景下，人人都做着耀祖光宗的发财梦。在《大寒》中，这种用照片定格瞬间所衍生出来的影像多义性的例子有很多，它扩展了主观意识，增强了照片的表现性，似乎与作者以往侧重写实的手法大相径庭，但仔细读来，却有着相互关联的默契。表面上看，它们是写实的、描述性的，但实际上这些记录性照片并没有直接回答“是什么”，而是留给观众足够大的想象空间，呈现多种可能性指向，以便发散思维，让观众自己去体悟画面生发出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找寻各自心中的答案。正如英国著名艺术史家约翰·伯格所说，“一张获得表现性的照片，于是辩证地发挥其功能，它既保留了被记录下来事件的特殊性，也选择了那些特殊事件的相关性，能够阐明一个普遍观念的瞬间。”这样就让通篇的《大寒》，与“场景”“肖像”“民俗”“宗教”“生产”“生活”一道，摆脱了浅层次的直白和惯常记录，一下子就深刻起来，厚重起来。

有人说，摄影的强大在于其隐喻性，作品能提供多少信息是一般要求，是否具有隐喻性则是更高的追求。当一个摄影师由叙事之门跨入隐喻之境，便会产生质的飞跃。这当是姜振庆在《大寒》影像处理上的高明之处。

2018年6月 写于大连

《大寒》系列

2016—2018



